

「红色经典丛书」

牛虻

「爱尔兰」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方元译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红色经典丛书 |

牛 虻

[爱尔兰]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著
方 元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虻 / (爱尔兰)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Ethel Lilian Voynich) 著; 方元译.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红色经典丛书)
ISBN 978-7-5594-1645-2

I. ①牛… II. ①艾… ②方… III. ①长篇小说—爱
尔兰—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3288 号

书 名 牛虻

著 者 (爱尔兰)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译 者 方 元

责 任 编 辑 傅一岑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2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645-2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红色经典丛书

- | | |
|-----------|--------------------|
| 《可爱的中国》 | 方志敏 著 |
| 《红色家书》 | 恽代英 邓中夏 赵一曼 等 著 |
| 《毛泽东诗词》 | 季世昌 徐四海 等 编著 |
| 《苦菜花》 | 冯德英 著 |
| 《红日》 | 吴 强 著 |
| 《青春之歌》 | 杨 沫 著 |
| 《谁是最可爱的人》 | 魏 巍 著 |
| 《闪闪的红星》 | 李心田 著 |
| 《小二黑结婚》 | 赵树理 著 |
| 《小城春秋》 | 高云览 著 |
| | |
| 《母亲》 | (苏联) 高尔基 著 |
| 《狱中书简》 | (德国) 罗莎·卢森堡 著 |
| 《牛虻》 | (爱尔兰) 艾捷尔·丽莲·伏尼契 著 |
| 《海燕》 | (苏联) 高尔基 著 |



微店

天猫店

官方微信

出版人	黄小初	
总策划	汪修荣	
责任编辑	傅一岑	
装帧设计	马海云	
媒体联络	孙茜	025-83280280
统筹发行	严静	025-83280279
售后服务	王平凡	025-83280226
团购	顾明明	025-83280220
投稿邮箱	jstfenghuangwy@163.com	
官网网址	www.jswenyi.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来自拿撒勒的耶稣啊，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由衷地感谢那些在意大利为我收集故事材料的人。还要向佛罗伦萨 Marucelliana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博洛尼亚国家档案室及市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致以我崇高的敬意，他们的好意与善良给予我莫大帮助。

第一部

第一章

这是六月一个炎热的夜晚，亚瑟正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浏览一堆布道手稿。图书馆的窗子都大敞着，百叶窗开到一半，为了纳凉。

蒙泰尼里神父暂停他的写作，慈爱地瞥了一眼正埋头翻阅文献的亚瑟，目光充满爱意地扫过他那满头黑发。

“找不到吗，亲爱的？不要紧，看来我得把那个章节重写一遍了。也许之前的被撕毁了，害得你白忙活半天。”

蒙泰尼里的嗓音虽然低沉，但是洪亮圆润，再加上银子般的清脆和纯净，使他的话语显得尤其迷人。

蒙泰尼里是天生的演讲家，声音可控性十足。当他跟亚瑟讲话时，亚瑟总感觉那些话语仿佛是精神按摩。

“不，神父，我必须找到它。我确信您就是放在这儿了。重写跟原稿怎么都会有点差异的。”

蒙泰尼里再次投入他的工作当中。窗外，一只昏昏欲睡的金龟子低沉地唱着它的催眠曲，水果商贩凄凉、绵长的叫卖声在小巷里久久回荡——“草莓啊，卖草莓啦！”

“《麻风病疗法》找到啦！”亚瑟脚步轻得像天鹅绒一样，从房间另一侧匆匆走过来，他的家人一度很厌烦他的这一举动。他是个瘦小的家伙，与其说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中产阶级青年，倒

不如说像是十六世纪画像中的意大利人更贴切。长长的睫毛、敏感的嘴唇和秀气的小手小脚，都如雕琢一般过分地精致。坐着一动不动的时候，人家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楚楚动人的女孩子呢；而行动起来矫捷的身躯，又像没有露出利爪的温顺的黑豹。

“真的是那本吗？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亚瑟？我肯定成天丢三落四的。好了，我也不再写了，我们到花园里去吧，我来帮你温习功课，你说你哪儿有疑问来着？”

他们一起走进宁静的、绿树成荫的花园。神学院建立在一个多米尼克派^①修道院的旧址上，两百年前，这块方地是那样规矩、整洁，矩形栅栏里种着修剪整齐的迷迭香和薰衣草。现如今，曾经精心照顾它们的白袍修士已经入土为安，被人遗忘；但是，即使当下再也没有人捡拾花瓣熬制药汤了，那些药草的幽香依然弥漫在寂静的仲夏之夜。几簇野欧芹和耧斗菜填满了蜿蜒小路上扭曲产生的缝隙，院落中央的枯井被蕨类植物和纵横交错的景天草霸占。玫瑰花也长疯了，横七竖八的枝条爬遍整条小径，栅栏外围几朵硕大的红罂粟花摇摇欲坠。高高的毛地黄脑袋耷拉到杂草丛上，还有那老葡萄藤，不经修剪也不结果实，挂在无人打理的枸杞树枝上随风摇曳，枸杞树则悲凉且无可奈何地“甩着一头枯发”。

角落里种着一棵夏季开花的木兰树，郁郁苍苍，零星点缀着几朵奶白色的花朵。一只做工粗糙的木凳紧靠着树干，蒙泰尼里正好在此坐了下来。亚瑟在大学里主修哲学，有一些问题想不明白，特地来向神父求解。尽管他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但有问题还是会来请教百科全书般的蒙泰尼里。

“我现在该走了。”谜团解开之后亚瑟说道，“您还有别的吩咐吗？”

“我暂时不想回去工作，你有时间的话我倒是希望你能陪我坐一会儿。”神父说。

① 天主教托钵修会的主要派别之一，又译多明我会。

“哦！当然可以。”他靠在树干上，仰起头，透过落满尘埃的树干，凝视着点缀着第一批黯淡星辰的天空。那梦幻的、神秘的、深蓝色的、被浓密的黑色睫毛保护着的双眸，是亚瑟从来自康沃尔郡^①的母亲那里继承的。蒙泰尼里转过头去，避免注视那双眼睛。

“你看起来很累，亲爱的。”他说。

“我也没办法啊！”亚瑟的声音里夹杂着一丝倦意，神父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你不应该这么着急上大学。光是照顾病人和熬夜就够你受的了。我当初就应该坚持让你在离开莱格霍恩^②之前充分休息一下。”

“哦，神父！那根本行不通，我妈去世之后我在那个家根本就待不下去。茱莉亚会把我逼疯的。”

茱莉亚是他同父异母的兄长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死对头。

“我没说你非要跟你的亲戚住在一起。”蒙泰尼里温柔地说，“我知道对你来说没有比这更不幸的了，但是我希望你接受你那英国医生朋友的邀请，你要是去他家度一个月假，状态肯定比现在更适合学习。”

“不，神父，我不能去！沃伦一家人是很好，但是他们不懂，他们都很同情我，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怜悯。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安慰我，会跟我谈起妈妈。琼玛当然不会那样，她打小就语言得体，但是其他人会说！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我的孩子？”

亚瑟从垂下来的毛地黄枝条上揪下几个花瓣，在手心里神经质地揉搓起来。

“我受不了那个镇子，”停顿了一会儿，他又继续说道，“那里有太多小时候她给我买玩具的商店，还有她病得不太厉害的时候我常带她去散步的海滨小路，每次我回去，那些场景都历历在目。

① 位于英格兰西南端。

② 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里窝那的旧称(Leghorn)。

市场里做买卖的姑娘都手捧鲜花向我走来，好像我现在还需要那些东西似的！还有教堂，我必须得离开那儿，看见那地方我就不舒服。”

他突然住嘴，只是把手中的毛地黄撕得粉碎。漫长而又凝重的沉默过后，他又抬起头，纳闷神父为什么不说话。木兰树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看什么都是昏暗模糊的，但是依稀的一点光足以看得清蒙泰尼里煞白的脸色——他低垂着头，右手紧紧扣住木凳边缘。亚瑟见状，赶紧扭过头去，心中惊愕万分，好像不小心践踏了圣地一般。

“我的神啊，”他想，“我在神父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和自私！假如丧母之人不是我而是他，他的痛苦比现在也多不了几分。”

蒙泰尼里随即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我不会逼你回去了，无论如何都不会。”他用最安抚的语气说道，“但是你必须保证这个暑假会充分地休息。我想你最好离开莱格霍恩去度个假，我可不能让你把身体搞垮了。”

“神父，神学院放假关门后您要去哪儿呢？”

“我得带学生们去山里，像往常一样，然后看他们在那里安定下来。等到八月中副院长就休假回来了，到时候我也许要换换环境，到阿尔卑斯山去，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我可以带你到山里长途旅行，我想你会对学习阿尔卑斯山的苔藓和地衣感兴趣的。但是，也许你会觉得跟我一个人去有些无聊？”

“神父！”亚瑟拍着手叫道——茱莉亚说他这一举动是典型的外国人做派，“只要能和您去，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是，我不确定……”他停顿下来。

“你不确定巴顿先生是否会同意你去？”

“他肯定不乐意，但也不能阻止我。我已经十八岁了，能自己做选择了。毕竟，他只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我觉得我没必要听他的话，况且他对妈妈总是不好。”

“但是如果他坚决反对，我觉得你最好还是不要冲撞他，不然你在家的处境会更糟糕。”

“再糟糕也不过如此了!”亚瑟激动地打断神父,“他们本来就恨我,以后也会恨我,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点。再说,詹姆斯干吗要坚决反对我跟您出门呢?您是我的忏悔神父啊!”

“你别忘了,他可是新教信徒。总之,你最好给他写信,听听他什么意见。千万别心急,我的孩子。别人是爱你还是恨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事要面面俱到,无可挑剔。”

神父的训诫如此温柔,亚瑟听了一点也不会伤自尊。“好的,我知道了。”他答应道,随后叹气起来,“但是那太难了……”

“我很遗憾周二晚上你没来。”蒙泰尼里说道,突然间提起了一个新话题,“阿雷佐^①的主教来了,我本想把你介绍给他的。”

“我答应了一个学生去他的住处参加一个会议,他们都在等我。”

“什么样的会议?”

亚瑟对这个问题似乎感到很尴尬。“就……就是一个普……普通的会。”他紧张得有点结巴,“一个来自几内亚的学生,他给我们讲了话,差不多是个演……演讲。”

“是关于哪方面的演讲?”

亚瑟犹豫了一下。“神父,您不会问我他的名字的,对吧?因为我答应他……”

“我什么问题都不会问你,而且既然你答应他保密,你更不用告诉我。但是我认为你可以信任我一次。”

“神父,我当然信任您。他讲到我们……我们应该对人民负责,也对我们自己负责,还有……我们该做什么来帮助……”

“帮助谁?”

“农民们,还有……”

“还有谁?”

“意大利。”

长时间的沉默蔓延开来。

① 意大利中部城市。

“告诉我，亚瑟，”蒙泰尼里转向亚瑟，十分沉重地说，“你考虑这件事多久了？”

“从去年冬天起就一直在想。”

“你母亲去世之前？她知道这件事吗？”

“不，不，我……我当时没当回事。”

“现在——你，当回事了？”

亚瑟又揪了一把毛地黄花冠。

“是这样的，神父。”亚瑟说道，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地面，“去年秋天，我准备入学考试的时候结识了好多学生，您还记得吗？嗯，他们其中一些人开始跟我念叨这些东西，还借书给我。但是我根本没上心，当时我只想早点回家照顾母亲——您知道的，她住在地牢一样的房子里，一个人对抗那一家子人，光是茱莉亚的刻薄就够她受的了。后来就到冬天了，母亲病入膏肓，我就把那些学生和他们的书忘在了脑后。再后来您也知道，我就根本不到比萨来了。我要是想过这些事肯定会跟母亲提起的，但是我早就把它们忘到了九霄云外。后来她日薄西山，您知道的，我一直照顾她直到最后一刻。那时候我经常夜不能寐，只有琼玛·沃伦白天来探望的时候，我才能休息会儿。嗯，就是这些不眠之夜，那些学生们的言论和他们的书才浮现到我脑海里，我开始思考，他们说得到底对不对，上帝对这事又会怎么说？”

“你问他了吗？”蒙泰尼里的声音颤抖了。

“经常问，神父。有时候我会祈祷，让他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或者让我跟母亲一同去死、一了百了，但我从没得到过任何答复。”

“然而你对我却只字未提。亚瑟，我希望当时你能信赖我。”

“神父，您知道我信赖您！但是有些话不能随便跟别人说。我……我觉得没人帮得了我，就算是您和母亲也不行，我必须得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您知道的，这和我生活以及灵魂休戚相关。”

蒙泰尼里转过身凝视着婆娑的木兰树，在昏暗的光线下，他的

身影模糊了，看起来像是来自深渊的黑魔鬼。

“那然后呢？”他慢慢问道。

“然后，她就死了。您知道的，最后三个晚上我一直陪着她。”

话音戛然而止。亚瑟停顿了一会儿，蒙泰尼里却在一旁一动不动。

“她下葬前的那两天，”亚瑟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道，“我无法思考，等到葬礼结束后，我也病倒了，您还记得吗？我连忏悔都做不了。”

“对，我记得的。”

“嗯，我晚上的时候还回到妈妈的房间，那里空空如也。只有壁龛里那个大十字架还在，我想也许上帝会显灵帮助我，于是我跪在地上，等了一整夜。到了第二天早上，我总算醒悟了。神父，之前都是徒劳。我解释不明白，我也说不清楚我看到了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是上帝答复我了，我不敢违背他。”

随后亚瑟和神父又沉默着坐在黑暗之中，过了一段时间，蒙泰尼里转过身，将手放在亚瑟肩膀上。

“我的孩子，”他说道，“上帝不允许我将他并没有和你的灵魂对话的事实告诉你。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发生时你的处境，不要将由痛苦和疾病造成的幻想当成上帝的训诫；就算是上帝借助死亡的阴影给你答复，你也要记住，千万别误解了他的话。现在，你心里又谋划什么呢？”

亚瑟起身，慢慢回答——仿佛是在背诵教义一般：“将我的生命奉献给意大利，将她从奴役和不幸中解救出来，赶走奥地利侵略者，使意大利成为没有国王、只有基督的共和国。”

“亚瑟！你听听你在说什么啊，你自己都不是个意大利人！”

“那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我，我得到了上帝的指示，就要遵从这个指示。”

又是一段沉默。

“你把基督的话都给说了。”蒙泰尼里慢悠悠地讲道。但是亚瑟打断了他：

“基督说，‘凡是我献身的人都将重获新生。’”

蒙泰尼里将胳膊靠在树杈上支撑身体，用手捂住了眼睛。

“坐下歇会儿吧，我的孩子。”终于，他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亚瑟坐了下来，神父拉过亚瑟的手，攥在他自己沉稳、有力的大手里。

“今晚我不想跟你争辩。”他说，“你这番话说得太突然了，我之前没有想过，我得花点时间好好想想，回头我们还得好好聊聊。现在我只希望你能记住一点，要是你因此惹上了麻烦，要是你死了，会让我伤透了心的。”

“神父……”

“不，让我说完。我之前跟你说，这世上除了你，我就没有别的人了，我觉得你没懂我的意思。你年龄还小可能不理解。我在你这个年纪也搞不明白。亚瑟，你就像……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你看得出来吗？你是我眼中的光明，我心中的希望。我就是豁出老命去，也不能看着你走错了路而自毁前程。但是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我不需要你向我做任何保证，只要你能时刻注意安全就行了。看在你去世的妈妈和我的份上，三思而后行！”

“我会记住的，神父，也请您为我和意大利祈祷！”

亚瑟随即跪在神父面前，沉默不语。蒙泰尼里伸出手慈爱地抚摸着亚瑟低垂的头颅。过了一会，亚瑟起身并亲吻了神父的手，踏着沾满露水的草地轻快地离开了。蒙泰尼里依旧坐在那棵木兰树下，呆呆地注视着眼前的一片黑暗。

“这是我的报应啊！”他心想，“就像降罪于大卫一样，我玷污了他的圣所，又用肮脏的双手触碰他的圣体。他对我算是耐心了，现在报应终于来了。”

“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①

① 语出《圣经·旧约》之《撒母耳记下》。

第二章

詹姆斯·巴顿先生对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要和蒙泰尼里一起去瑞士“游学”的说法根本不屑一顾。但是在不谙世事的亚瑟眼里，要是坚决反对他同德高望重的神学院教授去游学研究植物，简直就是霸道、蛮不讲理。他会立刻给詹姆斯定下“宗教偏见”的罪名，而巴顿家族恰恰常以开明大度自诩。自从一百多年前，巴顿父子在伦敦和莱格霍恩做起轮船生意开始，他们家就是虔诚的清教徒和保守派。他们认为，一名合格的英国绅士也要学会与天主教徒和平相处。所以当这个家的一家之主受够了乏味的鳏夫生活，娶了漂亮的天主教家庭女教师的时候，尽管两个大儿子詹姆斯和托马斯看不惯这个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小妈”，但愠怒归愠怒，最终还是顺从天意接纳了她。父亲去世后，大儿子们的婚姻生活雪上加霜甚至到了尴尬的处境。尽管如此，他们也确实竭尽所能地保护格拉迪斯在她有生之年免受茱莉亚的长舌攻击。在他们看来，照顾亚瑟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但是，他们对亚瑟的好感装都装不出来，唯一表现他们慷慨的方式就是用大把的零花钱宠溺他并且让他由性子生活。

所以，詹姆斯给亚瑟的回信中自然附加着一张涵盖所有开销的支票，和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让他假期为所欲为。亚瑟花了一半“赞助费”用来买植物学书籍和植物标本夹，然后兴致勃勃地开始